

故乡的春

文/李群堂

阳春三月,当温暖的春风沿着沟畔田边,打着旋儿拂过你的脸颊时。你忽然发现,尽管严冬尚未褪尽,春天却早已急不可耐地降临了。春天就像一个含苞待放,羞涩而又腼腆的少女,舞动着轻盈婀娜的身姿,把温馨和希望撒播进故乡的角角落落。

最爱故乡的春,那浓浓的春意,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
沟岔深处的老公花开得最早,采上一朵凑到鼻边,只需轻轻地一吸,春天那浓浓的气息便流淌进了心里。“老公花吊屋笆,蝎子蚰蜒不到家”。这首歌谣展示了故乡的一种习俗,就是把含苞待放的老公花采回来,吊到房梁上,据说可以起到防治百虫的作用。当然,这只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希冀,至于实际效果如何,则就无从查证了。

有一种花,至今我没弄清楚的学名,只记家乡人叫它鲁公嘴。是不是因它生长在山东,样子又像极了某位古人的嘴而得名?一切都

无从得知。总之,这是一种发芽极早,开花极早的植物,在它刚刚破土而出的翠绿色嫩芽儿的顶端,已经有了一个毛茸茸的花骨朵,样子可爱至极。孩子们之所以喜欢它,多半是因为它嫩而多汁的茎和香甜美味的蕊。在那时,整天里满山遍野疯跑着的孩子们,总是不惜气力地把它连根挖出来,没等擦净上边的泥巴,便丢进嘴里大嚼。于是,一股浓浓的春的香甜便充满了嘴巴。试想,在青黄不接的春季,当大地还笼罩在一片昏黄之中时,眼前突然出现的一片绿叶一朵黄花,该会引来多大的惊喜啊!

当然,春天最能吸引男孩子的地方,还是那飘荡着嫩黄色柳条儿的柳林。那里有柳雀动听地鸣叫,有柳絮缠绵地摇动,还有柳笛低沉地呜咽。

不要责备孩子们的无知,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,儿童对于玩耍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。那时的孩子远没有现在的孩子幸福(如果把容

易得到玩具算作是一种幸福的话)。他们没有玩具店里琳琅满目的玩具可选择,有的只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粗陋的小玩具:柳树杈做的弹弓;柳树枝做的柳笛,诸如此类的小玩意。

当柳雀的鸣叫,婉转在孩子们的耳边时,他们那一颗颗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心,便再次骚动起来。三个两个的小脑袋聚在一起,先用长长的绳子拴牢手中的山羊,然后迎着和煦的阳光,手握弹弓蹑手蹑脚地辗转在柳树之间,浑然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:忘记了饥饿,忘记了时间。直到夜色将至,大人們的呼唤声渐浓时,才猛然醒悟,知道该回家吃饭了。这种“狩猎”方式完全是为娱乐的,“猎人”绝大多数时候都空手而归。试想,身材娇小的柳雀,惯以跳跃的方式在树枝间穿行,依靠弹弓的准度,又岂能对它构成威胁?所以,铩羽而归便是常有的事情了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狩猎者的兴致,分手时还不忘约好

下次一起围猎的时间。

生活在农村的孩子,尽管物质生活贫瘠,但精神生活并不匮乏。面对着眼前广阔的大自然,他们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灵感,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,寻找着生活的真谛。童年本应该是快乐的,难道不是吗?

说到故乡的春天,总不能让人释怀的,还有那满山遍野的洋槐花。洋槐是故乡生长最多的树种,哪怕再贫瘠的土地上,都会看见它虬劲挺拔的身影。如果让我选择代表故乡性情的树种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。要形容老家的洋槐花,我想用“阳春白雪”四个字最恰当不过了。你可以闭上眼睛设想一下:当一缕春风在一夜间,吹开了遍布乡间大地的洋槐花,绵延数十里的雪白冲击着你的瞳孔,扑鼻的香甜陶醉了你的嗅觉时,这是一种怎样的惊心动魄啊!

然而,儿时的洋槐花香,之所以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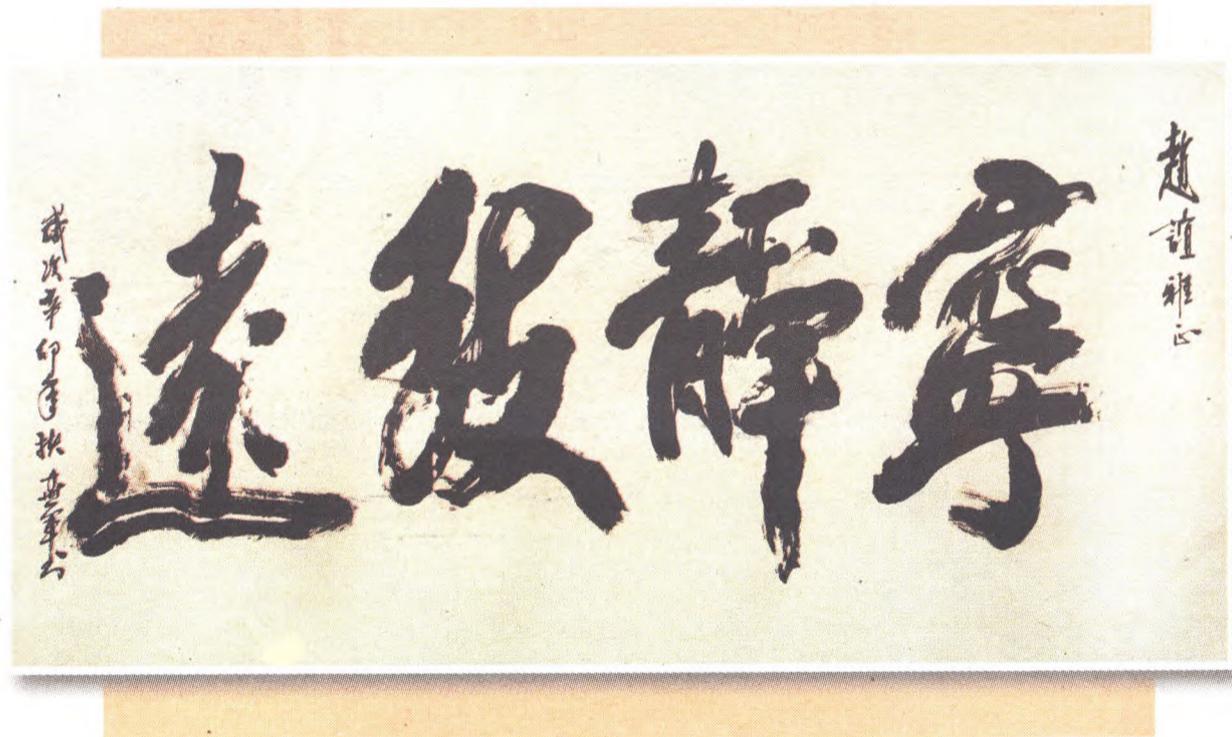
是另有原因的。记得在那时,每到春暖花开时,母亲总要提着篮子,去沟畔边采摘那些最嫩最饱满的洋槐花,回来洗净后和了面粉,制作一种薄薄的春饼。春饼还未出锅,香气就已弥漫了半个院子。说老实话,我已多年没吃到如当初那般香甜的饼子了。去年春天得闲回老家,恰逢槐花飘香时,便央求母亲做些春饼,试图找回童年时的那份记忆。在母亲的一番忙碌之后,春饼终于做好。我急不可耐地将饼子塞进嘴里,慢慢嚼,细细品,却无论如何也品不出当年的那份香甜了。

材料还是同样的材料,人也是当年做饼子的人,但品尝到的感觉却大相径庭,何也?是感觉已经迟钝?还是今春已不同于往春?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追问,还是让那份儿时的香甜深埋心底吧!

我爱故乡的春,因为她亲切、质朴,还带着一股醇厚的泥土的香味!

宁静致远

敬燕军书法作品



幸福的叨扰

文/杨旭

那个秋天,经常与黄姐在军区大院散步。我们并肩沿着崎岖的山路拾级而上,一地的枫叶拥挤地伏在台阶上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,有的仰面朝上,有的比肩而立……像是一个个山中久居的老友,生怕这窄窄的、滑滑的台阶与我们这“生人”开个玩笑,因此,小心地“伺候”着。于是,我和黄姐的脚,不约而同地轻轻举起,与他们“浅斟低酌”。

黄姐喜欢诗词,她说,我什么都可以没有,唯独不能没有诗。黄姐每天都会写诗,偶尔意兴盎然时还会一气呵成几首。她既写现代诗,也写古诗,且写得一手好词。那婉约,那通透,因为真实,所以,每一首都极有味道。诗词已然成为黄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每一次,我们一边走,一边聊。拉不断的话,扯不完的情。黄

姐有时给我讲她的家乡、父母、兄妹,有时给我讲诗词的格律、平仄、意境,当然偶尔也讲她的诗词故事、诗词爱情、诗词生命。有时,她在讲,我在听,但,互为对视之时,才发现,对方早起泪花沾衣,双眸迷离。

再后来,黄姐病了,天也冷了,我也因各种原因忙碌了起来。但是,只要稍微有点空闲,我总会想起黄姐,想起和黄姐在秋日午后,瓜果飘香的山上散步的情景。一片金黄铺就的山路,一对比肩的姐妹,相谈甚欢,輶然而笑。那个时刻,她们忘记的不仅仅是时间,还有世俗的一切烦扰。

想念黄姐,但是黄姐的身体不允许接受我的一次次小聚的邀请,因此,只能徒劳地近在咫尺地惦念。

今天,黄姐的头像在闪烁,我即刻点击,是黄姐希望我帮个小忙,

我幸福地答应了。然后第一时间帮黄姐解决掉了。黄姐极为感谢,客气地说:知道你忙,叨扰了。我没有一丝的犹豫,马上回复:幸福的叨扰!

是的,黄姐的叨扰于我而言,实则是冬日的暖阳,午后幸福的叨扰。为黄姐尽其所能的做些事情,弥补不能见到她,帮助她排解生病后的满腹心事,是我的期待。因此,当被她叨扰,自然是倍感幸福了。

朋友圈中,时而有人吐槽,诸如:“气愤,又被利用!”“什么人呀,用人朝前,不用人朝后”等等,然后表情都是着火的愤怒。看到这些,我只是莞尔。

因为,很多事情,“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”。是利用,还是幸福的叨扰,其实,只在于你的一念。

退一步讲,可利用,也是他人对

我们的另一种肯定,说明你在他人眼中还有价值。当一个人永远没有被人利用过,是不是也是件很可怕的事情?因为,造成这种结果大致有两种可能,一是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,不能使用,所以没人利用。二是,你太过聪明了,聪明得所有人不得不远离你,因此,没人敢于利用你。同时,也说明你是被人群抛弃的“独居者”,而不是人味十足的“群居者”。这样想来,被利用是不是不是一件坏事,反而是件好事呢?

佛家有言:你遇到的所有人,经历的所有事,都是注定的,冥冥之中的定数。

因此,试着用心甘情愿的态度,过随遇而安的生活。用亘古不变的智慧,转换“利用”为“我愿意为你,为你,为你……”,然后期待那一次次幸福的叨扰。

诗·文

身边景事有感

金二区社区 王玉华

金顶北路真叫棒,马路修得很宽敞,南北红红中国结,东西灯笼真亮堂。

更喜改造垃圾楼,群众点赞皆称强,厕所修建顺人意,居民百姓心舒畅。

去除污水无异味,路边安放垃圾箱,方便群众少蚊蝇,丢弃有处不彷徨。

周边环境得改善,干净整洁变漂亮,清洁环保上档次,社区建设美名扬。

三八节抒怀

聂难

阳光如瀑,翻晒着往事
春风染红了明媚的三月
争艳的百花悄悄地喊来了
专属女性的传统节日

脸庞上甜蜜的微笑
荡漾着内心难以抑制
难以遮掩难以回避的
若狂的欣喜和欢快

无需鲜花的礼仪
和赞词矫情的修饰
在这样的日子里
伟大的女性光鲜亮丽

愿普天之下的所有女性
在节日的盛典不回首往昔
在未来的日子不身心焦脆
永远健康康康风采依旧

投稿要求

副刊征集作品内容:
1.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字作品,字数1200字左右。
2.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,请以jpg格式投稿。

副刊投稿邮箱

fukan0926@126.com